

● 王长安 著

长安 剧作



CHANG AN JU ZUO XUAN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安剧作选

王长安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剧作选 / 王长安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10
ISBN 7-104-01114-5

I. 长… II. 王… III. ①广播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36789号

长安剧作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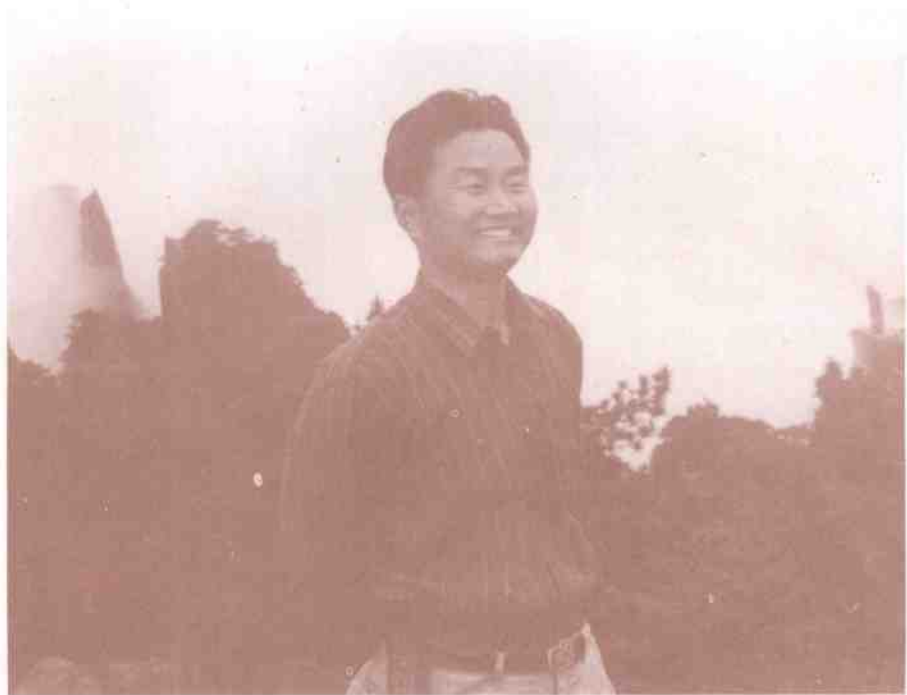
王长安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安徽学林印刷厂 印刷

3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5印张 1插页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ISBN 7-104-01114-5/J·509 定价: 28.00元



作者 1999 年摄于黄山

作者简介

王长安（笔名安子）1956年生。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省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安徽省剧目工作室主任，安徽省文化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安徽新戏》主编。

著有《古今戏剧观念探索》（学林出版社·1992）、《徐渭三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黄梅戏初论》（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及《模式论》、《审美与意志之思考》、《戏剧小品的美学风范》、《民俗节庆格局与中国戏曲结构》、《传统丧葬仪观与戏剧表演》、《明清民歌时调与黄梅戏剧本文学》、《陈源斌小说的故事结构》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各类剧作30余部，总字数约300余万字。

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飞天奖”、“金鹰奖”、广电部“音像制品奖”、“广播文艺奖”、电视文艺“星光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安徽文学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田汉戏剧奖”等。

序

长安将他创作的部分戏曲剧本结集出版，嘱我作序，我未便推辞。

我想，长安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方面，长安和我是将近20年的朋友，在这将近20年友好交往中，长安的学习和生活、研究与创作我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和了解着的，可以说我比较熟悉他的创作；另一方面，我也是从事戏曲本创作的编剧，而且从事创作的历程与长安也完全相似，甚至，我们两人竟是同年出生，属猴，同龄且又同好，所谓“共同语言”自然要多一些。

长安这个人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你看他外表不慌不忙，温良恭俭让，心里却很有进取，很有方向。记得我们的初识是八十年代初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戏曲创作进修班，那个时候读进修班不像现在只要出了钱就可以了。那时要考，而且报考者众，录取者寡，很严格的样子。考试前，长安和我、和另外几位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考生”，同住在上海戏剧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我们约定，无论各人是否录取都不妨碍今后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录取的人要给没有录取的朋友邮寄学习资料。结果，长安没有录取。长安的学习资料由我负责寄。我们也就此开始了友谊，就此开始走入了彼此的内心。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长安给我的信中都流露出一种莫名的惆怅，长安似乎把这一个小小的人生失利看得过于严重了。因此，我也始终牵挂着他，牵挂着他对上海戏剧学院校园的那份浓浓的情感。仅仅一年之后，长安便大步流星地来了。长安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首次开办的远比我们那个班更难考取且具有大专文凭的“戏剧理论班”。

再以后，我从原来工作的江苏淮阴调入上海，而长安则从上海戏剧学院学成回到安徽。十几年来，我们一下没有中断过联系，或者是我的剧作上演或发表后，长安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祝贺，或者是我读到了长安发表的论文和得知他有新剧本上演设法

向他传送去我的喜悦。总之，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关心，一种鼓励，一种谅解，这份友情是弥足珍贵的！而今，长安已经是在戏剧理论研究和戏曲剧本创作两方面都树立了声誉的理论家和剧作家，他已先后出版的几部戏剧理论专著和正在出版的剧作专集，就是他辛勤耕耘与苦苦求索的骄人成绩。作为朋友，我很为他高兴、为他自豪！

长安的剧作一如其人，质朴中洋溢着才情，斯文里饱含着机趣。他的剧作，既不同于一般的匠人编剧，只讲好看而没有“嚼头”；也不同于常说的那一种“文人编剧”，玩味理念而缺少起碼的情趣。长安是把这两方面的短处克服而将长处发挥得比较和谐的。当然，这也和长安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当过演员、当过编辑、当过评论家、当过编剧，了解舞台、了解传统、了解观众，知道什么是应该的和可能的，明白什么叫做独特和局限。这就是长安作为一名成熟编剧的一种分寸、一种素养和一种资格。所以，长安的剧作不仅适宜于上演，而且于适宜中又有一定幅度的创新。所谓“有新意”，但又不致于“走火入魔”。

如果不单单从舞台剧或者广播剧等外表的演出形式着眼来对长安的剧本创新作一个综合性的考察的话，那么，我愿意把长安的剧本分为两类。一类如《汉宫秋》、《桃花扇》、《孔雀东南飞》等，属于创新幅度不很大的。这一类剧作一般视角比较新颖，文辞比较精妙，“戏味”比较浓厚；宜于表演，宜于流传，也宜于得奖。但是，个人风格感还不够鲜明。再一类，如《红灯笼》、《风雨丽人行》等，则明显高出了前面一截，它们无论思想内涵、编剧技法以及戏曲形式的创造运用等，都带有比较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探索气息。是对当代黄梅戏剧本创作乃至当代戏曲艺术改革的一种积极的思考和贡献。尤以《红灯笼》剧本的寓言色彩和《风雨丽人行》剧本的诗化结构更显得长安在戏曲剧本创作方面所具有的深厚积累和创造潜能。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假如说，长安的前述一类剧本还只是代表了安徽省黄梅戏剧本创作的较好水平的話，那么《红灯笼》、《风雨丽人行》等剧本则标

志着长安在戏曲剧本创作方面已经进入到全国优秀剧作家的先锋行列。而恰恰是这一类的作品，才更能证明当代戏曲作家对于传统、对于民族、对于历史和现代的最深刻的感悟和理解。

我一直认为要做好一名戏曲编剧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现在。对于一名优秀的戏曲编剧来说，他的创作，一般要思考三个高度。一是要面对具体的演员和剧院；二是要面对具体的剧种和区域；三是要面对戏曲艺术的整体状态以及当代戏曲艺术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时代。在这中间，还要增进一份思考，那就是传统、现在和将来；内容、形式和体现。唯其如此，创作或者创新才有可能成为一次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和实验。那种一味陶醉于狭义的所谓传统，根本无视戏曲艺术于当今现实生存环境中的处境，固执地对一切戏曲改革持漠然态度的人，以及原本对传统无知，却又对戏曲行为怀有许多企图，借助戏曲创作来张扬一己之名之趣的人，严格地说，都是不足取的。所以，从这一层意义来看，甘心做一名戏曲编剧，情愿与戏曲共忧患，就不啻是一种自觉的担当、自觉的战斗了。当然，它也就是一种可贵的坚持和可贵的操守。

长安似乎可以洒脱一些，因为他还有理论研究的专长。像长安这样理论与创作都可以兼做，且又做得同样漂亮的朋友确实不是很多。然而，我还是希望长安能将精力更多地用于戏曲剧本的创作。因为目前无论安徽还是全国，能真正写好戏曲剧本的编剧总是越来越少，而对于好剧本的需求却又是与日俱增，供不应求。何况长安具有写出好剧本的实力？何况戏曲理论研究的意义最终还是要推动戏曲创作的繁荣？虽然我也深知目前从事戏曲剧本创作要比从于戏曲理论研究更艰苦艰辛的多。

是以与长安共勉之。

罗怀臻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于上海

上 编

戏曲广播剧

汉 宫 秋

(1988)

人 物 王昭君 青年 约28岁。
浣 云 昭君侍女。
汉元帝 中年 约43岁。
内 官 男 老年。

上 集

[并不热烈的吹打声中，混杂着木轮车的呻吟，偶尔也传出些许年轻女子的啜泣。

[一男人吆喝：“湖广美女一十五名；”“吴越美女二十四名”；“河南、河北美女三十九名……”

[人声嘈杂。

解 说 选入深宫，随王伴驾，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最高荣誉。她们往往随着载香车木轮那“吱呀吱呀”的转动，而永远告别凡人的生活，担负起奉侍天子的“伟大使命”。然而，这伟大使命并不是始终都和欢笑相连，也许有人刚刚觑见这使命的一丝华光，便坠入漫长长夜之中。听众所熟悉的王昭君，就是其中的一个……

[苍凉沉闷的暮鼓。

[人声：“关闭宫门喽——！”“关闭宫门喽——！”

[随着这喊声，沉重森严的宫门一重接一重地碰上。

王昭君 又是一天了……

[孤雁的哀鸣声。

浣云 娘娘，天都快黑了，你在窗前坐了整整一天，也该走动走动了。

王昭君 今天一共飞过去109只雁，是个单数。那孤单的一只该是多么的凄苦呀！

浣云 嗨！你又在自讨伤心。娘娘，我唱个歌儿给你解解闷儿！

王昭君 又是那个“小娃娃放牛山坡上”？我不要听。

浣云 今天不唱那个了，唱个新的，“小河流水清亮亮”怎么样？

(唱) 小河流水清亮亮，
小妹妹河边来梳妆。
但见河心翻大浪，
窜出一个光腚郎。

王昭君 什么光腚郎？怪吓人的。

浣云 光腚郎就是没穿裤子的小伙子！

王昭君 哈哈，你这个丫头，也不知哪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调调。

浣云 给您解闷嘛！依我看呀，还是山野的姑娘小伙自在，活得轻快！

王昭君 嗨——

浣云 哪像你整天愁眉紧锁，唉声叹气。黎明看蚂蚁上树，黄昏数雁阵回归……好像你这辈子就是来还谁的忧愁债似的。

王昭君 我还能做什么？这深宫就像一口棺材，把我捂在里面，谁知道宫中还有个天天看蚂蚁、数飞雁的王昭呢！

浣云 娘娘，这紫砂坛里我才又替你投进了一粒玉珠。（摇晃满坛玉珠的声响）听听，都快满了。

王昭君 浣云，娘娘我被选入宫快有五年了吧？

浣云 五年？恐怕不止，这床榻上的丝垫褥都换了几遭了。

王昭君 还不止！这么说，我已经老了……

浣云 娘娘想到哪里去了。娘娘天生丽质，辉同日月，焉能说老？

王昭君 你不用宽慰我。去，把紫砂坛搬来。

浣云 娘娘？

王昭君 搬来！

浣云 是。

[脚步声去而复回。

王昭君 倒。

浣云 这……

王昭君 把玉珠全都倒在床上！

浣云 娘娘……（抽泣）

[倒玉珠的声音由缓入急，最后倾盆而下。

王昭君 数数。它，是不会骗我的。

[浣云数玉珠：“五；十；十五；二十；……”

[解说混入——

解说 侍女浣云埋头数着挤满床褥的玉珠，王昭君听着这象征着她辛酸苦痛、标志着她流逝的青春年华的数字，眼眶里堆满了沉重的泪水，仿佛那玉珠也是这泪水的凝结。

浣云 （自语）呀，三千六百颗！

王昭君 多少？

浣云 三……呃——娘娘，我没数清楚。

王昭君 怎么，你也这样轻贱我？

浣云 娘娘……

王昭君 快说。

浣云 （啜泣）一共是……三千……六百颗……

王昭君 什么？三千六百颗！啊！

〔“哗啦啦”——玉珠被挥落于地。〕

浣云 娘娘！

王昭君 （唱）眼看着三千六百颗玉珠滚满地，

方信是十年花谢在秋池。

都只道入深宫光耀无比，

谁知晓仙乡内也有悲笛。

想当初我曾是天生佳丽，

遍秭归都夸我鲜花一枝。

五岁上学会了摆布棋子；

八岁上又能够帘下吟诗；

到十岁学就了琴瑟之技；

常与那百灵鸟比试高低。

也曾有求婚的争送彩礼，

也曾有说媒的磨破嘴皮。

老爹尊不允儿屈居乡里，

十八岁中皇选来到京畿。

十年来未领略君王情意，

飞瀑边也有这呜咽的小溪。

忍深宫孤寂；

看蚂蚁争食；

数长空雁字；

听子规悲啼。

对红烛怕闻夜雨，
守幽窗恨日偏西。
光阴呀，你也这般不仗义，
催人老直恁地意切心急！

浣云 娘娘，天晚了，早些安寝吧。

王昭君 醒了睡，睡了醒，我到这世上就是来睡觉的？

浣云 你……

王昭君 今晚月亮真好。

浣云 它好有什么用，只能看看。

王昭君 把我的琵琶拿来，我要在这月光下弹上一曲。

浣云 算了吧。数月前你弹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内官，硬说你搅乱了宫内的清静，还要砸你的琵琶，你忘了？

王昭君 管他呢，要是皇上听见了我的琴声，那内官也就不敢砸了。

浣云 嗨！别白费心思了。你都弹了十年了，琵琶都快让你的泪水泡发芽了，也没见皇上是高的矮的。

王昭君 皇上不来我也要弹，这是我唯一能传到宫墙那边去的。宁做杜鹃啼血死，也要唤回东风来。

浣云 娘娘……别说了。你先披上斗篷，我这就给你取琴去。
[二人饮泣……]

解说 有人说，女人是在泪水中打发岁月的，可这泪水有时似乎流得值得；有时似乎流得冤枉。此刻，月上中天，霜华满地。日间那正襟危坐，连喜怒都不自由的皇帝也恢复了凡人的本性，带着个内官踏月来了。

内官 万岁，这边走。那边是冷宫，路生得很。

汉元帝 休要拦阻寡人，今夜朕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

内官 是是，臣不敢。

汉元帝 这就是了。

(唱) 身居九重掌乾坤，
 嗟叹一声天地惊。
 日日殿前会百官，
 皆是相识的陌生人。
 待说话，金口不便轻言论，
 欲举步，玉体哪能擅动尘。
 这真是山峰越高越清冷，
 宫门越长越阴森。
 怎比这无风踏树影，
 有月数窗灯，
 蝉鸣秋夜静，
 露洒天地清。
 刘爽我此番恋凡不爱圣，
 做一回餐风饮露自由人。

[琵琶声起，渐强。

汉元帝 何处琴声？

内 官 冷宫的一个嫔妃，也不问早晚，总是“噼噼啪啪”地弹，我去打住她。

汉元帝 慢。

[王昭君随琴而出的歌声——

秋木萋萋兮叶萎黄，
 明月澹澹兮晚露凉。
 长门十载兮心无望，
 青娥素女兮守空房。
 色美反成弃兮命薄实堪伤，
 怨随秋风兮宫墙。

汉元帝 啊，多么哀怨凄凉！

内 官 还不是耐不得冷宫寂寞，怨天尤人！夜深了，万岁回驾